

纵情公式

与棉棉、周洁茹合称为新新人类三剑客的卫慧，是一位唯美的女性心理探索小说作家。90年代末期步入文坛。2000年长篇小说《上海宝贝》问世，便轰动文坛。不久由于「原因不详」的原因而遭封杀：

封杀之后的卫慧没有消沉，而是积极地寻找差距，进行自我反省，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创作上的更新。这套《现代女性情感探秘》的产生，是她这20年来的精心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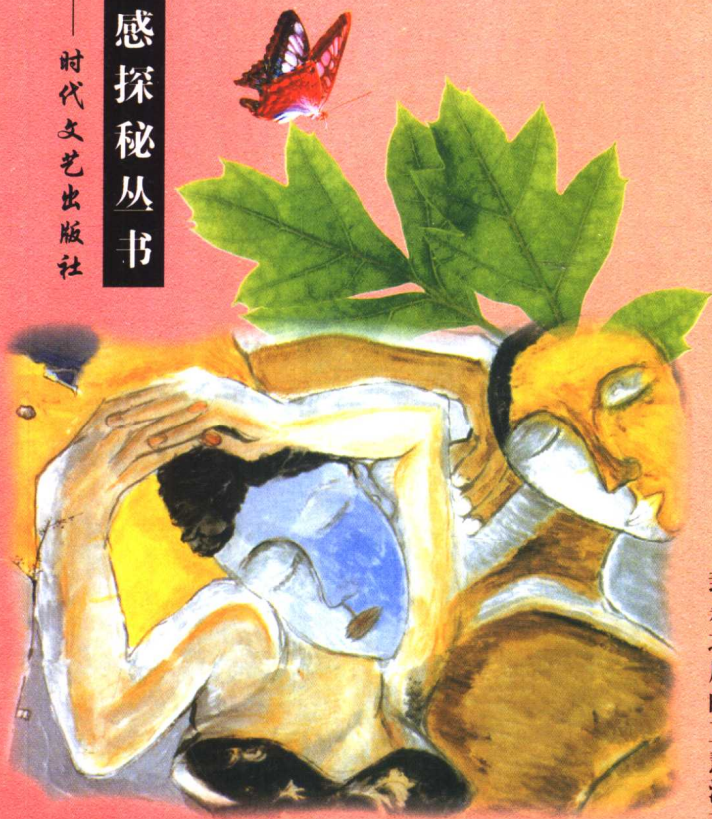
通过这套作品可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到卫慧和她成长历程与情感世界。

卫慧在这套《现代女性情感探秘》丛书中以摇曳多姿的文笔，精巧自然的布局，明丽晓畅的语言，再次勇敢而翔实地探索了现代女性成长过程中那些属于日记内容的个人隐私。

卫慧 著

现代女性情感探秘丛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卫慧作品集

纵情公式

卫慧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情公式

卫慧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2

(丽人行)

ISBN 7-5387-1779-X

I. 纵...

II. 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071 号

责任编辑:黄茂初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王 越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经 销 长春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779-X/I · 1684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关于拍卖版权一事答记者问

● 《海峡都市报》记者 秦戈

记者：卫慧，10月初，本报刊登了你公开叫卖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云雨私情》、《性爱日记》的消息后，在新闻界引起轰动。请问，你当初以这种方式“叫卖”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是仅仅想让作品引人注目的创意吗？

卫慧：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有一般商品的共同属性，又不同于一般商品，严格地说，小说是一种永久性的精神财富。既然是商品，就完全等同于一般商品，当然可以拍卖。实际上，这次拍卖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今年5月初，北京一位文学前辈读了我的两部长篇小说后，觉得“耳目一新”，便提议我卖个好价钱。当时，前辈风趣地说，你爱好写作，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本来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我们一拍即合。我想把拍卖这6部小说当作一种大胆的尝试，推动文学作品走向市场。此外，当时没有太具体的想法。

记者：你认可“此次文学作品公开高价拍卖，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作家向国际惯例靠拢、文学作品开始走向市场的真正

标志”这个观点吗？

卫慧：我后来从媒体的报道中发现，本次“叫卖”小说，竟无意中创造了几个第一：首次同一作家“叫卖”6部长篇小说；叫价全国有史以来最高；中国加入WTO以后，第一个把小说当成商品拍卖的作家；第一个把小说分成“单行本版权”、“影视改编版权”、“外文本版权”、“繁体本版权”等版权“叫卖”的作家；把小说卖得最快的作家。由于有这些特殊性，大家提出了上述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至于是否为“文学作品开始走向市场的真正标志”，可能要留给后人评说。

中国加入WTO后，大家关注的是企业和经济问题，文学作品历来被忽视，甚至被漠视。这对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来讲，很不公平。其实，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完全有理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但因中国文人历来信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论，作家一旦与市场打交道，似乎就沾染了铜臭味，就会招来非议甚至责骂，害得很多作家不敢往前迈步。这种观念在市场经济时代，是很落后的。在市场经济时代，作家不仅要会写作，而且要懂市场，这样才能真正“与时俱进”。如果这次“叫卖”小说能为推动中国文学作品“与国际惯例接轨、真正走向市场”出一点点力，我将感到很欣慰，并将为之继续努力。

记者：对于你喊出的价格，一些人持怀疑态度。那么，你觉得自己当初开高价的最大理由是什么？

卫慧：首先我认为这个价格不高，现在想起来觉得偏低。如果现在有人只以一百万的价格买下小说的永久版权，我是绝对不卖的。必须远远高于这个价格才愿意出手。认为部长篇开价百

万就算天价的人，骨子里多多少少有点轻视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和别的商品不同，别的商品的损耗速度很快，而文学作品完全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倍增。即使其有形价值不增，其无形价值也必然永远存在，起码可以成为作家及其子孙后代的“财产”。

现在的歌星，一个晚上的出场费动辄几十万元，但没有人感到惊讶，而一部长篇小说从构思到完稿，不知凝聚作者多少心血，只开价几十万就普遍感到惊讶，这是个重“娱”轻“文”的年代。这一点，连许多作家本身也常常瞧不起自己，总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钱，或像个小女人，不敢面对市场。市场经济时代，作家不应该再处于“阳痿”状态，该“愤怒”的时候，就应该“愤怒”起来。我很希望以后有人能把自己的作品“叫卖”出比我更高的价钱，不管卖不卖得出去，那都是真正为作家争了一口气。

记者：请问“叫卖”的第一时间有什么波折吗，除了后来的黄诚坚，还有没有相关人士曾经相中了你的作品？

卫慧：《性爱日记》报上连载的第二天，就有一名书商通过该报记者和我联系过合作出版的事，但我兴趣不大。后来，深圳一家颇有名气的拍卖公司老总也通过该报的一位工作人员主动找到我，想代理拍卖小说版权。这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的原因。

紧接着，著名影视制片人黄诚坚在厦门拍戏现场看到报道后，两次专程赶来深圳与我洽谈购买电视剧改编权事宜。我们谈得很顺利。其实，这时已经有十多名书商找上门洽谈，但我的兴趣是卖给出版社。

目前外界普遍有误解，以为我以一百万的价格把两部小说卖给了黄诚坚。香港一些媒体甚至报道为“成功拍卖一百万”。其实，黄诚坚买下的只是“电视剧改编权”。我现在还保留着“单行

本版权”等其他版权。拍卖会根本也还未举行。

记者：黄诚坚以改编池莉的《来来往往》、《生活秀》等小说而出名，目前这个影视策划人买下你的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版权，这意味着你将不断“火”起来。对于这样的结果，你感到满意吗？

卫慧：谈不上满意不满意。我只是感到卖得太快了，很意外。至于“火”不“火”，我觉得不重要，关键是作品要拿得出手。因为作家不是影星，人们关注的是他的作品，并非作者的人本身。

记者：原本你准备把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版权、单行本版权和外文、繁体版版权捆绑拍卖，但现在只卖了电视剧改编版权，那其他三项的拍卖还将举行吗？大约什么时候？

卫慧：这个问题提得好，目前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我曾打电话问过黄：现在电视剧改编权被你买了，拍卖会还开不开？他的意见是照常进行，但拍卖公司的老板却有不同看法。这也是拍卖会一再推迟举行的原因。至于以后会不会取消，还得和他们商量。

记者：吴先生，据我所知，黄诚坚对你的作品在改编电视剧这个角度上评价很高，能否说，你在写作过程中，就为小说的创作方式铺下了改编影视剧的某些准备（如“匹配”影视剧的语言、场景等）？

卫慧：对。确实是在写作的时候，头脑里满是电视剧镜头。这可能是我想像力还算比较丰富的原因。黄诚坚当时看上这两部小说，除了他说的“语言和情节富有个性”外，可能这个特点也吸引了他。

1

春末夏初的一个夜晚，她走进从故乡开往广州的一艘小客轮的四等舱里。在寻找自己铺位的时候，她发觉舱里所有男人像狼一样地盯住她，他们贪婪的目光充满着渴望，一个个热情得好像说：来呀，你的铺位就在我这里！

沿着床边的编号，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铺位。铺位分上下铺，用木板平铺搭成，中间用15厘米高的活动木板隔开，上面铺一张窄窄的草席，这便是旅客的“床”。如果不是那15厘米高木板作视觉和心理上的安慰，简直可以说全体旅客同床共眠。她看见自己的铺位旁边，有一个精瘦的男人像猴子似的蹲着，他仰着满是骨头的脸，用一双色迷迷、浑浊的眼珠迎接她，令她很不舒服。

“小姐，来，我来帮你放行李？”瘦猴儿在铺上向她跪过来，不由分说从她手里拿走小皮箱，放进床头，她只好说声“谢谢”。

她脱掉鞋，钻进自己的铺位坐着，立即看见上铺吊下来的一双双脚。她恶心地扭头转向床头的窗口。自己的床头没有窗口，左右两边的铺位都有。她的脸自然不会转向瘦猴儿那边，右边的铺位还空着，她几乎要向上天祈祷：千万不要来个男人！

“小姐，回省城吗？”为了面向着她，瘦猴儿不惜坐到床尾的臭脚下。“嗯。”她随意地应了一声，便把头更扭向窗口。江水黑沉沉的，闪着船上的灯光。初夏的凉风从窗口吹进来，缓解了舱内的闷气。

一声汽笛长鸣，轮机隆隆发动。右边的铺位还空着，她暗暗

高兴。如果这铺位没有人，她就可以搬过去，与那瘦猴儿隔开了。

在船离开码头的时候，她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为这铺位赶不上船的旅客惋惜。为怕那个旅客过来抢占这个有窗口的铺位，她连忙坐到空铺上。正准备将皮箱挪过来，有人弯腰把头探进来，用非常地道的普通话问道：“请问：这是 1012 的铺位吗？”

来者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国字脸，满头大汗，料想他是开船那一刻跳上甲板的。

“对不起，这是 1012。”她红着脸跨回自己的铺位。

这位 1012 把一个胀鼓鼓的大旅行袋放到床上，然后钻进来，面窗而坐，拉下 T 恤的拉链，任冷风驱散身上的热气。

他实在是相貌堂堂，英气勃勃。他盘腿正襟危坐，面窗目不斜视，好像和尚打坐，又似决策者陷入沉思。这四等舱乱糟糟的环境，好像对他的情绪没有丝毫的影响。在村里，在县里，她还未见过这般不寻常的人物，不由得多看了他一眼。

“小姐，你喜欢窗口，我就同你换。”瘦猴儿讨好地提议说。

“不换，我还怕风呢。”她一口拒绝。不知为什么，她觉得靠近 1012 有一种安全感。

“怕风可以拉上窗门嘛！”瘦猴儿还不识趣地纠缠着。

“何必呢！你要换，就同你那边的人换。”她厌恶地说，转过身去，不再理会他。也许他们不愉快的谈话惊动了旁边的 1012，他转过脸来，打量了他们一下。跟着从旅行袋中掏出一本杂志，对着过道的灯光，头也不抬地读起来。

她也从随身携带的挎包中拿出一本词典，聚精会神地翻看着。

为着不影响旅客休息，船上的灯关了，只剩下两只昏暗的灯泡。书是无法看的了，只好睡觉。

在半睡半醒当中，她感觉到有人摸她的胸脯。她猛然惊醒坐起来，瘦猴儿的手迅速从她被窝里缩回去。

“你怎么把手伸过来？”她愤怒地瞪着瘦猴儿。

“什么，我伸手搞你？你不是发梦吧！”瘦猴儿的身体整个地挨着隔板，朝她侧卧着，伸手越过低矮的隔板摸她，是非常方便的。

这时 1012 也坐了起来，默不作声地瞧着他们。

“你看你，差不多都睡到我这边来了，还不承认……”面对着这色鬼无赖，她又气又羞，真不知怎么办。

“小妹子，睡觉我哪能管得住自己？碌来碌去总有的。你要没人近你，就包舱好啦。”

这色鬼无赖还挺会狡辩，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只好坐到床中央，用背对着他。她准备就这样坐到天亮。

“小姐，我和你换一个铺位。”1012 终于开声了，话音十分严肃郑重，颇有点命令的成分。

她看看 1013 正好是个女客，便欣然同意了：“谢谢。”

经过那瘦猴儿无耻的骚扰，她顿时睡意全无。

1012 也在旁边辗转反侧。也许这折腾令他再无法入睡。

“对不起，吵醒你了。”她侧过身低声对他说。

“没事。”他转过脸平静地答道。“很快就天亮了，睡不睡也无所谓。”

“哪里，睡不好是会影响明天的精神的。”

“不会，惯了，平时我也睡得很少。”轮机的响声使他们的低声谈话只有他们之间听得到。“你的普通话说得很不错，你不是本地人吧？”

“不，我是本地人。你呢，我敢肯定，绝对不是本地人。”

“让你说对了，我是山东沂蒙人。”

“而且，你是电脑方面的行家。”她不无得意地说。

“奇了，你怎么知道我会电脑？”

“你看那本杂志叫《电脑世界》嘛。”

“原来这样。”他无声地笑了笑，说：“如果看《电脑世界》就是电脑行家，那么你看字典就是文字学家了？”

“那不同，字典小学生也会看的，但专业杂志呢，就不是人人都会看的了。”

“冒昧问一下：旅途带着字典看的，真是非常罕见的事，你真是文字学家吗？”他旁边那个无赖的鼻鼾比他说话的声音还响。

“哪里，若真是文字学家，就不会在旅途翻字典了——我只不过在瞎搞一种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噢，你才是真正的电脑专家呢，失敬，失敬。”他支起身子说。

“你错了，我对电脑一窍不通，正想向你请教些电脑问题呢——打扰你休息了。”她也顺势半倚起来。

“别客气，这时候聊聊，比睁着眼等天亮强。”他说。

“搞好了一套新的编码，把它放在电脑上，会很困难吗？”

“我没有搞过，我想，不会太困难吧。”跟着他问：“你不懂电脑，怎么又会搞起汉字编码来的？”

“我学过五笔，太难记了。”

“是呀，五笔不容易学，我也不会，我打汉字用的是拼音。”

“你们北方人讲普通话，用拼音很方便，几乎不用学；可我们广东人发音不准，打起来老是出错，而且，拼音的重码多得惊人，每打一个字都要挑选，所以我们的打字小姐都不用拼音，多数用五笔。但五笔实在难学，不是职业录入人员学这个太烦了。”

“五笔里不是还有个五笔画吗？横一竖二三点撇，会写字的人五分钟就学会了。”

“这也太原始了，每打一个字都得花时间找字挑字。我的意思是，最好有一种容易学重码又少的输入法就好了。”

“易学的，一般打不快；快的，往往难学。看来，你是准备编一

套又快又易学的了。”

“想是这样想，但真的不容易做到。我读中学的时候，很怕查字典，既要翻部首，又要数笔画，心想要是有一种字典，一看那个字，就知道它在哪一页就好了。后来老师告诉我，有这种字典，那就是四角号码字典。此后，我查字典就用四角号码去查。在大学，我有机会接触到计算机，嫌五笔难学，就一直琢磨：能不能在四角号码的基础上，搞一个新的输入法。不怕见笑，我业余时间都泡在那里了。”

“真了不起！”他赞叹说。“什么时候编好了，能让我先试用一下吗？”

“当然可以，但怎么挂上电脑去，还得请你帮忙啊。”

“没问题。”

“我叫萧芸，是《珠江晨报》的记者。”她打开手提袋，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哦，你是广州的记者，是刚采访完回去吗？”他接过名片端详着。

“不，这次我是回来看我妈的，她病了。你呢，是出差到这里来的吧？”

“不是……”他颇有点尴尬地摇摇头。“对不起，我没有名片。我叫辛东卫——辛苦的辛，东南西北的东，保卫的卫。三天前，我还是山西一个县统计局的干部。我是学计算机的，在那里，我学的东西根本发挥不了，就辞职到南方来。在广州一下火车，就到这里来找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原想拉她一块到广州打天下的，谁知道她已经当上县委书记夫人了，哪里还会辞职跟我下海呢。这回，我要单枪匹马闯广州了。”

说到这里，他掩饰不住一脸的失落。

这人说话真坦率，是个坦坦荡荡的君子。在对她好感之中，

又添了一分信任。她不由关注地问：“这么说，现在你到广州，连在哪里落脚也不知道了？”

“是呀，所以没法留地址给你。”他茫然答道。

“你来广东，原先是准备怎么干的？”

“我开发了一个清病毒的软件，姑且叫它‘克毒王’吧。现在流行的清病毒程序，都不能清除分区表的病毒，甚至DOS引导区的病毒也不能清。我的克毒王不但能清除引导区的病毒，连藏在分区表里的病毒也能清除。我就是靠它来广东打天下的。”他自信地说。

“你是说，准备在广州给人家清除病毒？”

“不是开医院那样给人治病，而是把软件卖给用户。”辛东卫笑笑说。“但生产产品需要有公司，卖产品需要有门市部。现在我连住旅店钱也不多，怎么去成立公司，办个门市部呢？”

“你来时，是把开公司的希望寄托在那女同学身上？”

“多少有点吧——她毕竟在广东这地头，办什么事都容易些。”

“县委书记夫人不愿帮你？”

“她嫁了人，我就什么也不想说了。况且在一个小县城，电脑软件是很难打开市场的。”

他们说着说着，曙光悄悄透进了船舱。不久，船也到港了。

他们拿起行李，跟随着旅客一起走上甲板。直到此时，她才知道他那么高大，她的头才到他的肩膀上。

走出了大沙头客运站，是该分手了，萧芸忽然转过身，仰起脸望着他说：“既然暂时……你还没有什么地方要去，那就到我舅父家里坐坐吧，他是《珠江晨报》的副老总，一关系多，说不定能帮上你。”

他正愁不知道到哪里去，听见萧芸这么说，自然喜出望外：“这会不会太冒昧了？”

“不会的。我舅父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我说你是我大学同学的哥哥，专程来找我介绍工作的，就行了。”

2

辛东卫祖籍山东沂蒙，祖宗三代都是种田的。到他，种瓜得豆，破天荒地出了个大学生。他自小聪明。他读一年级的時候，来了一个下放教师。此人酷爱围棋，对下放最大的牢骚是“找不到人下围棋”。不知为了摸摸围棋还是怎么的，他偷偷找了几个一年级的孩子，教他们下围棋。在几个学棋的孩子中，最灵的是辛东卫。到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彻底打败老师了。老师摸着他的头感慨地说：“可惜呀，我不是高手，不然你会是第二个陈祖德。”年幼的辛东卫是梦想做中国棋王的，但他上中学之后，再找不到能指导他下棋的老师，也找不到能赢他的对手，棋王梦慢慢地便破灭了。

辛东卫不仅聪慧，而且异常胆大。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他爹在村口卖花生，被大队民兵连秤子一起没收了。八岁的他，居然在夜里钻进民兵营里，把秤子偷了回来。不过他爹却从此再不敢拿这杆秤去做买卖。

辛东卫高中毕业，以全县高考第一名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毕业后，他曾要求分配到广东工作。班上许多同学都知道，他此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一个叫沈樱的广东籍女同学，他们地下恋爱已多时了。广东是分配的热门，他又没有广东方面的关系，结果好梦难圆，被分到山西一个贫困县的统计局工作。

已经九十年代了，这个县惟一使用计算机的单位只有统计局。这台计算机还是地区统计局为了统一工作步调，特别拨下来的。

当然不会特别好，老是不能正常工作，动不动就要拿到地区维修，各种统计数据不能按时上送，老被地区统计局点名批评。于是他们就要求分配一名计算机毕业的大学生。辛东卫报到后，这部计算机却出奇地正常，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故障。大家都说他一来就把它镇住了。请来一尊菩萨镇住它也好。只要计算机不出事，他辛东卫就是白吃饭也可以。但总不能让辛东卫整天坐着等计算机出问题呀，于是他们就让他读书学习，熟悉统计工作。

可怜辛东卫对统计工作没有一点兴趣，他要当的是电脑专家而不是统计大师。《统计学》他一点也看不进，只好将统计书籍摆在桌面上，其实看的是电脑书。机关白养一个人，谁也不难过，难过者，是辛东卫自己。上班难过，下班也难过。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家，没有亲戚朋友，下班在饭堂吃过饭后，真不知道干什么。惟一有兴趣的事，是找人下围棋。周围会下围棋的人不多，不让子能和他战平的人，一个也没有。老是和那些让几子的人下，下多了也没有意思。要是局里的电脑不发生病毒，他的日子真不知道如何打发。

那天上班不久，操作员阮小灼慌慌张张地来找他，说电脑坏了，屏幕上打乒乓球，乒乓球所到之处，将屏幕上的文字都删改得疙疙瘩瘩，让人看见起鸡皮。辛东卫一听，马上精神起来。在计算机领域中，他最感兴趣的是计算机病毒，他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计算机病毒的研究。

“电脑没有坏，这是计算机病毒，具体地说，这是乒乓球病毒。”他看过电脑后对阮小灼说。

“计算机怎么会有病毒呢？它又不是人。”全县第一个使用电脑的阮小灼大惑不解。她是县纪委书记的小女儿，考不上大学就让她老子派发到这清水衙门来了。局领导怕她受委屈，一有上头要搞计算机统计的消息，就送她到地区培训。

辛东卫笑了：“计算机病毒并非人那种病毒，它其实是一种破坏性程序。它进入电脑之后，就搞形形色色的破坏。”

“破坏性程序？电脑原先没有的呀，怎么今天突然有呢？”不喜欢读书但却相当聪明伶俐的小灼又问道。

“这个倒要问你自己了，最近你有没有在上面玩过游戏？”辛东卫盯着她问。

她做了个鬼脸否认：“没有呀……”

“你不老实，我不给清了。”辛东卫吓唬吓唬她。

“昨天临下班前……没事做，我把俄罗斯方块拷进去……玩过……”小灼只好嘟嘟囔囔地老实承认。“请你千万不要告诉股长，行吗？”

辛东卫觉得这个长着小酒窝的女孩虽然好玩调皮，但没有城府，蛮单纯可爱的。“可以，不过今后不能随便拷游戏进去了，清除这种病毒是挺麻烦的。”

的确，这种乒乓球病毒已经侵入了硬盘的分区表，光是将硬盘格式化一次还不能清除，非要用DM做一次硬盘低级格式化，方能将病毒清除干净。重新格式化硬盘之前，必需将硬盘的所有数据全部拷入软盘备份。

给硬盘做低级格式化需要十多分钟。看着屏幕上0-1-0-1不停地闪动，在一旁的小灼问道：“0-1-0-1就可以杀死病毒了？”

要把目前所做的一切原理和小灼说清楚，恐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说了，她也听不明白，辛东卫便随口应道：“是啊。”

“谁那么可恶，专门搞这些病毒害人！咱们被他搞苦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小灼嘀咕着说。

这小家伙倒是疾恶如仇的。他瞧着她少女樱桃般鲜润的红唇说道：“那你就知道了，最先搞这把戏的人，目的就是要获得‘好处’。他们编写了一个叫特洛伊木马程序。特洛伊木马是什

么，你知道吗？”

小灼摇摇头，睁着星星般明亮的眼睛凝视着他，非常有兴趣想听下去。

“古时候，有一个叫特洛伊的王国。特洛伊王子诱拐了希腊的皇后海伦，希腊人就围攻特洛伊，但攻城攻了九年，还攻不下。到第十年，希腊撤兵了，留下一座大木马。特洛伊人以为希腊人搬不走留下的，便搬进城里去。到了深夜，藏在木马里的希腊士兵就出来打开城门，让埋伏在城外的希腊军队冲进城来。制造特洛伊木马程序的人就是用这种办法，把自己的代码潜伏起来，等待用户输入自己的账号、口令，这个特洛伊木马程序一旦得到账号、口令之后，便显示刚才的输入有误，并将控制权还给原程序。用户往往以为自己真的敲错了，又再敲一遍，联机才进入系统。就在这一瞬间，特洛伊木马程序已收集了这用户的账号和密码，并发送给制造者。”

“哎，这还了得——咱们的统计数字不就让他窃去了吗？”

“小傻瓜，这种诡计要在电脑网络里才能用的，咱们是单机，它就是偷到了东西，也无法外送。”

他们正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股长开会回来了，对小灼说：“你马上打印一份今年五月份的粮食报表给我，局长要看。”

辛东卫连忙说：“电脑有点毛病，我修好后小灼才能打印。”

听辛东卫这么说，小灼感激得几乎要亲他一下。自从大学生辛东卫来了之后，她觉得整整一个统计局都光亮了。这个一米八的山东小伙子长得好帅啊，举手投足，都与本地人有着一种不同的风度。虽是单眼皮，眼睛也不大，但看人有一股说不清的柔情，电得你心里痒痒的。她早就想和他打上交道了，无奈一直没有接近他又不失少女矜持的机会。感谢病毒，使一切都水到渠成了。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辛东卫呀，现在正是你发挥作用的